



# 一本书的奇遇

暖聚焦

第5795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摄影: 安娜

◎天涯

冬日,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从未谋过面的读者朋友。

他叫小张,江苏人,与妻子在象山打工,是个文学爱好者。他说自己是收废品的。我一直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想到真是。

我请他坐下,给他泡了一杯茶。

小张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放到桌子上,憨厚地对我说,老师,这本书是我从收来的废品里挑出来的,很喜欢,看了很多遍,你这个语言我怎么学也写不出来。

我一看,原来是前些年出版的散文诗集《只为你开花的树》,书的封面很脏,边缘也不干净,全是黑色的痕迹,连我这个“娘”都有点嫌弃,可有人却把它当成了宝贝,时时捧读。心不由一热。

翻开一看,书的扉页上有自己的签名和印章,时间是2009年8月28日。我不知道这本书有过怎样的经历?唯一清楚的,就是在某一天,它被夹在一堆书报当中,以废品的身份卖给了小张。

小张说,他很喜欢读书,每次收来书报都要把他认为有用的挑出来收藏,有空就拿一本看,这本书也如此。我对小张说,我很庆幸这本书,在它沦为废品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位真诚的文学爱好者,发挥了它的一点价值。这是书的幸运,也是我这个作者的幸运。我问小张还记不记得这书什么时候收来的?他说有两三年了。

小张告诉我,他不会电脑,看了我的书后就用手机在网上搜我的相关信息,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竟让他找到了我家的地址。他看我的博客,特意去注册了微博关注我,与我联系,偶尔会发个问候的短信,说说自己生活的苦闷,并希望有一天能当面向我请教有关写作的问题。

于是在这个临近岁末的冬日早晨,小张带上自己写的作品和礼物从象山坐车到宁波来找我。当我看到那一沓手写的稿子,被他对文学执着的追求深深感动。小张请我有空看看他写的东西,有没有基础,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写下去。我说,写作是我们内心的需要,如果你想写就去写,不要去管写得怎样。

小张说他感觉自己像一条漂在大海上的小船,看不到希望的岸。这也许就是文学带给他的痛苦吧,因为有思想、敏感,追求诗意的生活,所以与现实格格不入。如同同行收废品大多会做些手脚,玩些缺斤短两的伎俩,这样可以多挣点钱,他却是实打实地来,结果一年忙到头没多少收入。妻子的工作也不稳定,老家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由于当地人流行早婚,他还得准备好给儿子造楼房的钱。幸好有文学,让他感觉到一点生命的亮色。

“老师,您说文学对当下的现实有什么意义?”小张问。

面对这样一位真诚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我不想说一大堆空洞的大道理,只能诚实地回答他,文学对现实没有意义,但对我们的人生有意义。就像你,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文学让你的精神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高度。小张大概没料到我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他想了想,又憨厚地笑了。

临走前,小张送我三本他从废品堆里找出来的书,村上春树的《东京奇谭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作品选读(下)》,我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作为回礼,我选了自己的三本作品集,签上名字送给他。在其中一本书上,我写了一句话,“做最好的自己”。

送小张下楼,感觉有点热,空气里似有隐约的春意。

# 宁波话里的动物

宁波话趣谈

◎赵淑萍

甬剧《守财奴》里有很生动的一幕。儿子揭老子的短,说:“他在家里喝老酒是嘴巴碰一碰,在外面喝酒(别人请客)是一餐。”于是,老子在旁骂儿子:“多嘴,多嘴獬豸。”

这个“多嘴獬豸”就指瞎七搭八到处插嘴发言的人。宁波话中涉及“獬豸”的还有好几处。比如“玩脚獬豸”。试想,没了脚的猴还能干什么呢,这就指做事无所依靠、缺乏工具或帮助的人。“獬豸屁股”好理解,说这人好动,坐不住。还有一句话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獬豸牵胡羊”——意即带着人群瞎起哄。

除了“獬豸”,还有许多以生肖为喻体的称谓。个子小、眼头活络而不吃亏的人叫“钻仓老鼠”;不知转弯、不懂变通的人叫做“直头牛”;到处乱跑、忙个不停的小孩叫做“好日黄狗”(“好日”指民间办酒席的日子);极其懒惰的人叫做“狗筋懒断”;拙笨、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叫做“菌头猪”;到处游荡、无拘无束的人叫做“放山野猪”;怯生的人叫做“生头小鸡”;不修边幅的邈邈女人叫做“赖野鸡娘”;吵架或斗嘴没完没了,被喻为“鸡鸡狗狗”;性格暴躁、一触即发的称“猴急虎跳”;阴险毒辣的人叫做“闷洞老虎”;途中突然耍赖、不肯行走的叫“装赖羊”或“耍赖羊”。

其次,宁波人爱吃海鲜、河鲜,吃着吃着就创造出的一大串富有地域特色的词了。曾经,一位外婆指着一个小面色黝黑的小孩说“乌贼肚肠”。当时我一愣,这小孩也没做什么错事,即使做了错事,也不能这么苛刻地骂他黑心肠呀。没想到,这个“乌贼肚肠”仅仅指他生得黑而已。宁波人喜欢吃蟹,当然对蟹的习性了如指掌,用蟹来比喻人也是一矢中的。“洞底沙

◎洪珏慧

去年九月一个平常的夜晚,电话铃响起,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个久违的声音。“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写的文章啦!《仰望星空》那一篇,写得真好!”

感动和温暖通过电话线瞬间传递给了我,涌满了我的心间。那是一位忘年之交,她是退休教师,我们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只是多年来很少联系,上一次见面还是在三年前。我没有想到,一篇一千多字的小散文,竟然会有这样的影响,让多年未曾联系年已八十的老人,能够想起我这个年轻朋友,并亲自打来电话聊起种种往事。

原来文字可以成为一道彩虹,一座精神的桥梁,跨越时空的界线,连接作者和读者。

总是有人问我,写文章能够赚到多少稿费?我总是回答,要靠文字赚钱生存真的太难了。反正我不是靠文字来赚钱生活的,无论是写散文诗歌,还是小说都只是出于爱好。至于稿费,只能当作一种额外的奖励。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作家,在我心里,只有出版原创书籍而且有一定影响力的才能称为作家。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写手,我知道,一名写手,每天要写出至少五千字到一万字,我没有那么勤奋。我将自己定位于写作者,一个文学写作的爱好者。我问自己,是什么让我二十年来一直走在写作的路上,而且这条路越走越宽了?

二十年前,同样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我是宾馆一名普通的员工,那时才20岁。有一天,同事李姐兴奋地第一时间告诉我,你的文章发表在《奉化日报》上啦!我找来报纸,激动地打

蟹”专门形容那些宅男宅女;“死白蟹”指精神萎靡不振、没有闯劲的人;女人要没了丈夫,就没了依靠,没了魂灵,称“玩脚蟹”;脱了脚的毛蟹还爬得动吗?于是,“脱脚毛蟹”就用来指没能耐的、落后的人;“泥螺”呢?对别人的劝告无动于衷,一脸茫然的称之为“翻白泥螺”。再说“鱼”吧。一个人经常生病,病恹恹的被称之为“生病黄鱼”;而没有负担、逍遥快活的人叫“差鱼”;生性活泼的人忽而不言不语,老实木讷起来,那就是“乌鳢鱼装假死”。

其他动物呢?只要是生活中常见的,在方言中也有所体现。宁波人似乎不喜欢猫。与猫相关的词都不是什么好词。似乎什么都懂,实际样样不精通的人叫做“三脚猫”;老缠着大人的孩子叫做“绕脚猫”;假哭的人叫做“假叫猫”;而言行令人讨厌的叫“惹厌猫”;一个人如果交谈时无精打采、寡淡如水,就叫“晒熟眯猫”;只有一句话例外,“打煞猫不离灶”——意即小孩被大人教训了,很快又回到大人怀抱里,说这话时可是又恨又爱。此外,不会游泳的人叫做“燥地鸭”;瘦小局促的人叫做“绝落僵鸭”;说话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的人叫做“稻田麻雀”;阿谀奉承、依附权势的人叫做“饭镬头苍蝇”;又懒惰又经常在外打混的人叫做“懒黄泥鳅”;歪守着小地盘坐享利益的人叫做“埠头黄鳝”;不安分、瞎忙乎的人叫做“跳谷蝗蝻”。宁波人的心就是这么细,眼就这么尖,那些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生灵都不会在嘴边“放过”。

有一次我上课时,作业布置得多了一点,学生就在下面叫,我不好直接批评,就开玩笑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可一次,我听一位老老师说:“今天这消息一宣布,嗨!田鸡箩倒翻喇。”多形象、多生动、多泼辣!

开,第一次看到我手写的文字变成了报纸上方方正正的黑字,散发着油墨的香味。就是那一刻,我看到了一条光束,点亮在我面前,引领着我朝着文学的道路行走。

宾馆的工作繁重而枯燥,这条光束的路径,打破了工作的灰暗,带给我虽然很少却重要的闪亮的瞬间。以后的日子里,点点滴滴,生活的积累,自己的感悟,凝结成了一篇篇散文,讲述着对于故乡老屋,对于亲人的深情与思念。时光和文字让我淡忘了悲伤,让思念与情感有更多的人分享。

有时,文字真的具有疗伤的神奇作用。在宾馆工作的十年,我一直不愿意回首,不愿意重温那段辛劳苦闷的日子。然而,奉化日报的《奉城记忆》栏目,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终于重新回味那段岁月。在构思散文的两个星期里,我渐渐抛开了心结,找到了那段灰暗日子中的几个亮点,最终写成文字,投稿给奉化日报。

那一天,这篇题为《华谊烟云》的散文发表在奉化日报副刊上,我非常开心地将同时刊出的我与姜昆老师十五年前的合影指给妈妈看。这时,我才真正地放下了过去,忽然觉得轻松了很多。

原来文字是有这样的意义,当我写出来时,痛苦消失了,留下的只有美好的记忆。

好的文字是对往事的凝结,生命的沉淀,心灵的流露,灵魂的安抚,是对大自然和人类世界的赞美或者揭示。它本身就具有生命,甚至比作者的生命更长——当我们的生活故事变抽象为文字,去芜存精,提炼出表象之下的深意,它就成了一种永恒。

# 文字的意义

思考者

